

祖母坐在院子里，顺着她的头顶望去，一轮月亮挂在天空，如水的月光把祖母包围。祖母的褂子和鬓角的头发在微风里轻轻舞动，她的牙齿整齐又白，像落满了月光。蚰蚣们在草丛里鸣叫，开放了一天的矮牵牛闭合了花瓣，偶尔有一两只萤火虫发着微微的光，我们便发出惊讶的叫声，顺着那一点光点，撑开双手，企图让萤火虫落在自己的掌心。

童年的夏夜多么澄澈啊。月光下，我们围坐在一起，祖母轻晃着蒲扇，喃喃地诉说，我们在她的诉说中好奇或沉默。

祖母有着很好听的名字，但童年时的我们没有人知道祖母的名字，祖母被各种称呼代替，“婆、娘、婶子、姨、嫂子”，被祖父和同龄的老人称为谁谁他娘或者干脆就以大姐的名字代替，大家都忘记了“孟玉英”这个名字。堂妹歪着脑袋问祖母的名字，祖母笑着说她的名字叫地软（大雨过后大地表层长出的一种藻类，可以食用）。我们都不信，祖母说，“没有父母的孩子就像一块地软”。

我们借着月光，偷看祖母洗脚。月亮在盛满热水的盆里跳动着，像个顽皮的孩子。祖母正在进行一场盛大的仪式。她一圈圈地解开裤腿处长长的绑带，双手轻轻挽起裤脚，脱下黑色的小尖鞋和白色的袜子，用手慢慢抚摸着脚面、脚踝，又把脚趾挨着揉搓，最后将双脚慢慢放入水中。祖母的脚扭曲变形，每个脚都能够到手中，从中指开始，每个脚趾深陷在脚掌中，祖母用力掰开一个个脚趾，但脚掌和脚趾已经无法归位，犹如花朵枯败，让人不忍直视。

祖母无缘进入学堂，但贫穷和苦难并没有让祖母失去生活的信心，她一生仁厚慈善、坚强豁达，有着我们共同称赞却又不能完全拥有的品行。她的计算能力和表达能力让人佩服。若是有计算之类的事情，还没等我们摇头晃脑地说出来，她早已烂熟于心。这种计算里包含着她的精细。借谁的，谁借的，借多少，还多少，节日该去看谁，谁该来，她心里明得如一杆秤。父辈们每提及祖母，口气和眼神里都充满了自豪。

月亮在棉花一样的云朵中穿行，一

# 月光亮

○ 杨 萍

今夜月光如洗，落下清辉一片，是童年的月亮，也是祖母的月亮。沉浸在这样明亮的月光下，我的心绪渐渐宁静，月亮把黑夜点亮，也把我对朴素生活的回忆点亮。

部分洗涤着树叶和屋顶，一部分落在脚下，任我们嬉戏奔跑。

祖母借着月光穿针引线、纺纱织布。她眯着双眼，把眼神盯在手里的活计上，双手搓麻、纺线、缝补衣物，又在织布机上织出好看又舒适的花格子布。她把她的劳动成果分给她的子女们，把最满意的留给她的孙辈们。

祖母眯着眼睛说，“我看哪个娃娃眼睛亮，能帮我穿一下针。”我们个个去抢她手里的针线，祖母笑得非常开心，魔术般地变出一瓶糖水罐头。口味寡淡的童年，吃糖水罐头是一件从舌尖到整个毛孔都溢满幸福的事。

我顺着女人的感觉去探寻祖母，寻找我们血液中相同的部分。她的头顶是淡蓝色的手绢，这是年代赋予她的标志。她肤色白皙，体态均匀，腰身一直挺直。即使在每天离不开农活和烟熏火燎的日子里，她的斜襟褂子也很少看见污渍。她精致的五官为她和她的子女赢得了相貌上的优越。她和祖父居住的屋子里永远干净平整，衣物叠放有序，毫无乡下妇女的黑糙与邋遢。因为保持这样的习惯，在后来多次进城住到几个姑妈家时，被姑妈们的邻居称赞。

多年以后，我从童年的月光中走到了更远的地方，很多事情从记忆中渐渐消失，但关于童年中的月光却深藏于我

的记忆。从祖母那里，我得到了人生中最朴素的道理，知道了在人的一生中将会遭遇许多事情，有悲有喜，有欢有忧。我相信身体里由祖母给我的一部分血液是我一生中的骄傲。关于仁爱、善良、勤劳，关于自食其力和坚强乐观。

回去看祖母，发现她越来越老了。月光把她的头发照成了银色，把她的皮肤照出了褶皱，让她的双眼逐渐模糊。祖母在月光下，身体和影子一点点缩小，记忆和观察能力的丧失让祖母忘记了生活里曾经发生的悲痛和喜乐。祖母再也不能一个人坐在月光下了，她老了，老到不能承受岁月在她身上更多的交替，夏天也要盖棉被睡觉。她的牙齿几乎全部脱落，留守的几颗只能对付香蕉这样的水果，面对回家看望她的儿孙们，她依稀辨认的时间只有几分钟，所有的事情在她的记忆里汇成一片海洋，浩瀚着，跳跃着，形成一朵朵彼此起伏的浪花，但最终却不知去向。她由此感到不安，仿佛记忆的丢失是她自己的过失。

她笑着对我说，“你回来啦？坐车吧？肚子饿不饿？我今年八十六了，最近这半年身体不好，啥也干不动了”。祖母忘记了她的真实年龄，她的记忆还停留在十年前，这是个让人悲伤和难过的场面。见到她的小重孙们，她笑着，“这几个小孩长得真乖啊，可惜我看不到他们长大了”。忽然又问我，“我的两个哥哥都去世了吧，怪不得现在没人来看我”。又说，“我怎么还不走呢，我走了大家都解脱了，活得太长寿遭人笑话呢”。说着说着，如同孩子受了委屈般地呜咽，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。

我只能拥抱祖母，像拥抱自己的孩子那样轻拍她的背部，头挨着她的头，攥紧她正在枯萎的手，抚摸着，像我童年时的她一样，把我的温度再传给她。

今夜月光如洗，落下清辉一片，是童年的月亮，也是祖母的月亮。沉浸在这样明亮的月光下，我的心绪渐渐宁静，月亮把黑夜点亮，也把我对朴素生活的回忆点亮。当我开启记忆的闸门，随之涌来的就是祖母微笑或沉默的面庞。

答不上来，但我回去会认真想。”这需要多大的勇气！在他看来，直面不懂更尊重听众。

当下社会，内卷浪潮席卷各行各业，很多人陷入“越努力越焦虑”的怪圈：学生为分数死记硬背刷题，陷入盲目攀比的自我内耗；职场人为业绩疲于奔命，陷入急功近利的无序竞争；甚至是老年人，也为社会地位而裹挟后辈，让年轻人背负成功学的强大心理负担。人们习惯性地将人生调节成“快进模式”，用紧绷对抗焦虑，用忙碌证明价值，最终在无尽的追逐与拉扯中身心俱疲，反而难有所成。反观松弛感，不是躺平，不是敷衍，而是看清事情本来面目后，依然按照自己能承受的节奏活着。真正的行稳致远，从来不是自我设限的内卷，而是张弛有度的松弛感。

## 好友水田

○ 贺育锋

的优越。水田的爱情结此成果，也令我们一帮同学朋友们颇感欣慰，大家因此都少了一丝牵挂，多了一份爱恋，只待他与月霞甜蜜美满、同心永结。

我大学毕业，便被分配去了皖苏浙工地，直到20世纪末才回到蓝田。在工地的几年里，我只能在春节时回家一次。在放假短短的几天里，匆匆忙忙地去水田家打个到，草草地见上一面。那时没有手机，电话也很少，联系起来相当不方便，终于在寻寻觅觅中，赢得了韩月霞的芳心，也为她娘家父母哥嫂所接受。这是一个艰难漫长煎熬的过程。因为，我陪水田去过韩月霞的家里，之前，我就和她的表弟非常要好，知道一些她的情况。她的大哥是资历较深的老师，另一位哥哥是陕师大毕业的高材生，姐姐姐夫都是中医院的主治大夫，亲戚多是商品粮户口，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女生，焉能不自觉其条件的优渥和心理

# 龙首文苑

李心志

2026年8月31日 星期一 主编:赵命可  
责编:秋川 美编:庞红梅 校对:梅莹 金苗  
文化艺术网/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## A05

文化藝術報

## 门前那棵皂角树

○ 周养俊

每到深秋，皂角完全黑熟干透，我们就会上树采摘，也会捡拾风吹落的成熟老皂角。收回家晒干、存好，一年四季随取随用。洗衣服的时候，抓几个干皂角，用热水浸泡，泡软之后揉搓，水里自然起泡沫，去污力很强。衣裳上的汗渍、泥土、油污，都能洗得干净透亮。而且皂角水性温、不伤手，冬天洗衣也不裂手、不刺手。洗过的衣服没有刺鼻香味，晾干后带着淡淡的草木清香，清爽又舒服。那时候谁家门前有棵皂角树，谁家就省事、干净、体面，邻里乡亲也常会来讨一点用，大家从不计较。

除了洗衣实用，皂角豆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快乐的童年寄托。过去的农村孩子，没有玩具、没有零食、没有电子产品，山野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乐趣。深秋收完皂角，我们把里面的咖啡色豆子一颗颗挑出来，收拾干净、晾干收好。闲暇时候，一群孩子聚在树荫下、晒谷场上，玩赢皂角豆的游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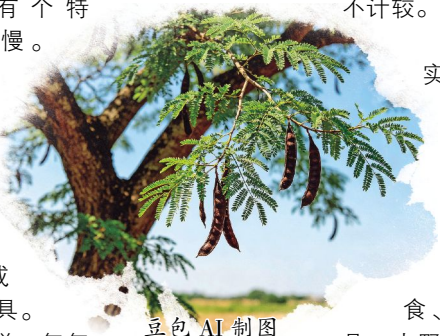
活了几十年，看过太多树木枯荣、人事变迁。很多风景换了模样，很多故人渐行渐远，老房子翻新又修缮，周遭环境早已不是旧日模样。可唯独这棵皂角树，始终守在小屋门前的土坡上，春夏秋冬，循时生长。春来悄开花，夏来铺浓荫，秋来结黑角，冬来立寒风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安稳、笃定、温柔。

如今生活条件好了，洗涤用品琳琅满目，再也不用辛苦摘皂角洗衣。孩子们的玩具五花八门，也没人再蹲在树下捡拾皂角豆玩耍。这棵老树的实用功能，早已被现代生活替代。可在我心里，它的分量反而越来越重。

它不仅仅是一棵树，它是岁月的见证，是生活的记忆，是我童年全部的烟火与欢喜。它陪着我清贫长大，陪我劳作度日，陪着我走过岁岁年年。它那种耐旱耐苦、默默奉献、不急不躁的品性，也悄悄影响着我做人做事的心态。人老怀旧，念的不是树，是当年的日子，是朴素纯粹的乡村生活，是再也回不去的年少时光。

闲暇之时，我总爱站在门前看看这棵皂角树。树皮粗糙皴裂，刻满风雨痕迹，像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庞，沉稳又慈祥。枝叶依旧苍劲，年年如约开花结果。

半生回首，草木无言，岁月有声。门前这棵普通的皂角树，扎根乡土、甘于平凡、默默奉献，承载着一代人的乡村记忆、生活烟火与人间温情。它立在坡前，立在光阴深处，也永远立在我心底最温柔的地方。



豆包 AI 制图

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## 宝贵的松弛感（4）

○ 墨 耘

正是这份不功利、不紧绷的松弛，让他跳出学术内卷的桎梏，在纯粹的探索中一步步攀上数学高峰。他的办公室里常年放着一双跑鞋，遇到瓶颈就去湖边跑步。“跑完十公里，脑子空了，思路反而来了。”他说这话时眼睛亮亮的，像是在分享一个有趣的秘密。他的诗词工稳沉静，情致悠远，如：

感事

新秋向晚意冷冷，不觉幽思入杳冥。

我与水田都是渭北农村的，20世纪80年代，我们读初二相识后，关系日益密切。水田曾两度在西安读书，一次是初中专考取中等师范学校，一次是在西大街最繁华地带的省教师进修学院脱产学习一年半。所以，他以他的经历、眼光和思想塑造了一个龙腾虎跃的自我形象，追求着美好爱情和远大前程。

大学毕业前，我和水田来往较多，陪着他看望同学，伴着他寻访相识，随着他远赴周至。在这些过程中，我能体会到水田的积极进取和勤奋作为，他一边工作，一边照顾家人，兼务农忙，其中的艰辛和磨难无人可以分担。因为，他幼年失怙，独撑重负，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位刚毕业的农村教师的处境：周围不乏白眼，或生嫉妒，或有不屑，少有相助和体贴。他的现实中更多的是泥淖和滩涂，是柳暗和挫折，周遭的不顺和忤意重重地压着他、裹挟着他。

在水田的身上，有着我们镌刻于心的意外而难忘的事情，很多其他的记忆已然漫漶不清，斑驳得如同几十年前的老布片一般烂糟糟。作为曾经的挚友，我已经忘记，他是否提起过他暗恋过的